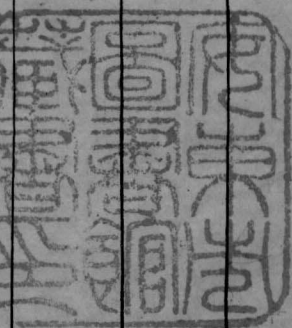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四

論

樂毅論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克其所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



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  
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爲  
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勾踐  
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爲不可援桴進兵卒  
刎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  
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爲區區之  
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雄  
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  
者以爲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  
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

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湣王之彊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鬪志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柰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



使齊人得徐而爲之謀也當戰國時兵彊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壓其城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爲天下笑也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



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  
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  
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  
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  
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  
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  
爲後世必有不能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  
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  
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恠李斯事荀卿  
旣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

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  
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恠也荀卿者喜爲  
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  
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  
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  
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  
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  
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  
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  
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

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  
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  
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  
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  
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  
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  
報仇其子必且行刼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  
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  
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  
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  
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  
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  
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  
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  
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  
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  
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  
天下無若刑名之嚴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

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

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  
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  
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  
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  
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  
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敢易其言雖天下之  
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  
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  
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  
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



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  
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  
其所終柰何其不爲之所也

###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  
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  
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  
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  
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  
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

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

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



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  
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  
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  
其斃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  
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  
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竒偉而  
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  
以爲子房歟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

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  
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  
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  
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  
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  
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  
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  
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貢君子  
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  
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

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



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  
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  
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吊屈原紆鬱憤悶趯然  
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  
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  
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  
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  
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  
不能全其用古今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  
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畧有天下